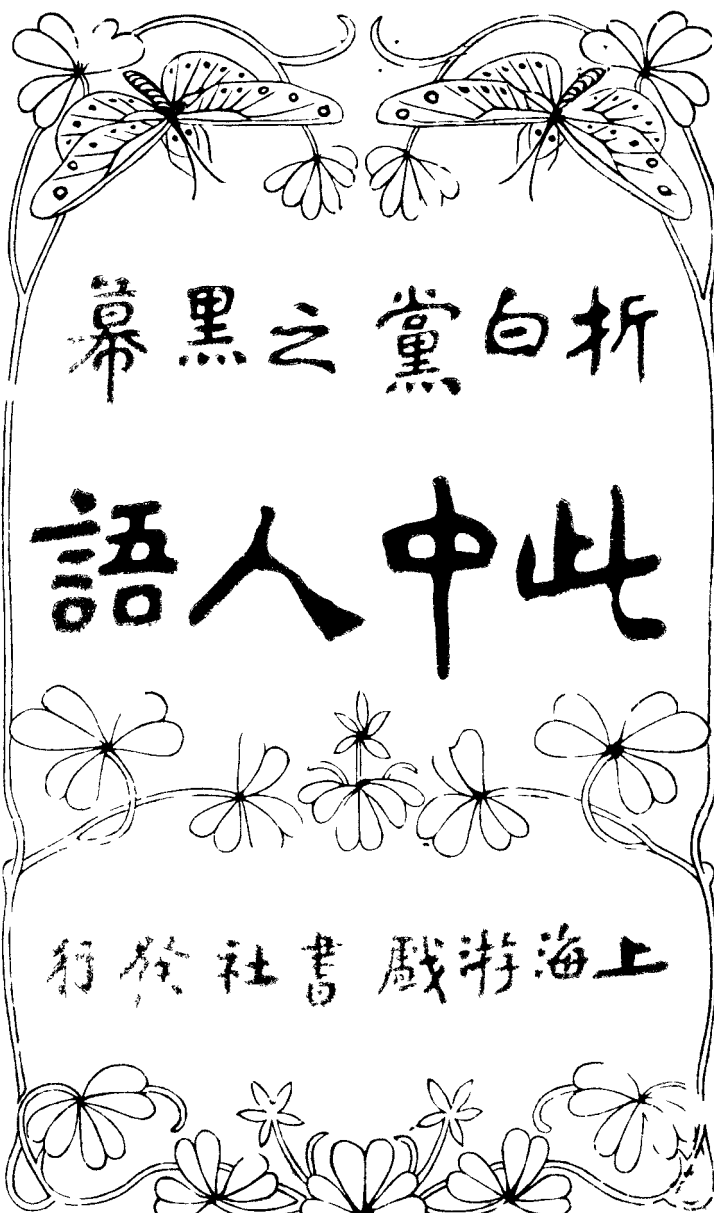




折白黨之黑幕

此中人語

上海游藝社發行

民國六年九月出版



著作者

朱

瘦

菊

校閱者
發行兼者

錢

香

如

代印者

上海四馬路東二十一號
中國圖書公司

和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南市三泰碼頭
游戲書社

社

批發處

上海棋盤街
錦章書局

局

經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

分銷處

本埠各大書局

此中人語
每冊定價四角

孫序

著社會小說。難著警世小說。尤難。蓋非熟悉社會情形者。不足以深入顯出。不足以深入顯出。即不足以振聵發聵也。此中人語一書。爲朱子瘦菊一時戲筆。蓋慨夫世風日下。狂且淫。女鮮恥。寡廉於本佛家現身說法之旨。借書中人自畫供招。凡種種迎奸賣俏。喪心病狂。敗壞風俗。暗無天日之事。一一筆之於書。如禹鼎鑄奸溫犀燭怪。無形可遁。有醜畢呈。而種徧孽根。結成惡果。噬臍何及。追悔已遲。遂令閱是書者。始而憤人心之險詐。繼而悟天理之昭彰。可以入手一編。父誡其子。兄勉其弟。母詔其女。夫勗其妻。毋若書中不齒人類之醒。醒奴。踰閑蕩。檢貽背地羞。墮節喪名。爲畢生玷。是則此書之出。有足補余當年海上繁華夢。二百回所未及。而與近甫脫稿之十姊妹佈局。雖殊命意適合。皆以警醒社會爲唯一宗旨者。爰書數語於簡端。行見出版之日。分道揚鑣。互馳聘於著作林中。揭情場之黑幕。挽孽海之狂瀾。以盡吾儕素志。亦人生之快事也。

民國六年八月海上漱石生孫玉聲稿於退醒廬

莊序

警世小說

瘦菊詞人著此中人語既竟。句序於余。余非此中人也。何足以語此傳有之。曰此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紅樓夢妙玉自稱檻外人。賈寶玉無以對。黛玉教之曰。伊以檻外人自稱。汝對曰。檻內人。則妙玉心喜矣。若然。則瘦菊之所謂此中人者。吾以此外人自居。則得矣。顧吾雖非此中人。而此中人之情形。狀貌。與夫機械變詐。鉤距擒縱之致。亦嘗洞悉其概。略大旨。如用兵者之講而不正。以奇不以誠。又如曹孟德之所謂甯我負人。毋人負我而已。噫。今之海上一曠夫。怨女。機械變詐之製造。廠也。以視政客之爭權利。樹黨援。殆無以過。顧政客役役於名利。此則役役於財色。充其思慮之所至。目的之所達。陰謀詭計之所締造。不致胥一國而化爲淫濫。不止人心蕩道德漓。名譽毀而身家亦因之以俱喪。瘦菊重憂之而不能已於言也。於是借紙筆以宣之。其意若曰。幸毋爲此中人。苟入此中者。其殆矣。此瘦菊救世之苦心也。余不敏於其刊行。遂傾篋倒篋而出之。以爲之辭。人生太有憂患而生於憂患者。必死於安樂。戒之哉。戒之哉。

民國六年八月十五日莊秋水序於滬上南華室

錢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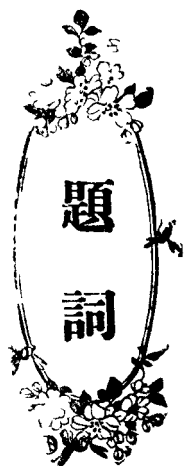
警

世

小

說

野。花。開。草。任。意。流。連。浪。蝶。流。蜂。百。般。勾。引。此。何。如。事。予。非。此。中。人。安。能。知。即。吾。友。瘦。菊。子。亦。非。此。中。人。又。安。能。知。乃。予。因。不。及。知。而。安。于。不。知。瘦。菊。則。昔。雖。不。及。知。而。今。則。居。然。深。知。其。詳。意。者。瘦。菊。曾。遵。佛。氏。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旨。以。局。外。人。而。曾。一。度。入。此。中。歟。曰。非。也。瘦。菊。爲。人。予。知。之。深。固。可。決。其。不。屑。入。不。願。入。者。也。然。則。述。之。何。其。詳。且。盡。曰。名。將。之。用。兵。也。于。敵。之。險。隘。未。嘗。入。也。而。要。塞。之。所。在。重。兵。之。所。駐。必。如。在。目。中。斯。一。鼓。而。勝。焉。偵。探。之。獲。盜。賊。也。于。盜。賊。之。窟。穴。亦。未。嘗。入。也。而。賊。私。之。儲。藏。手。段。之。優。劣。先。瞭。如。指。掌。斯。一。舉。手。而。成。擒。焉。瘦。菊。之。于。此。中。人。亦。若。是。耳。蓋。瘦。菊。才。長。心。細。凡。耳。濡。目。染。者。皆。善。于。悟。澈。故。下。筆。之。頃。能。如。老。吏。斷。獄。禹。鼎。鑄。奸。若。是。也。嗚。呼。昔。海。上。漱。石。生。曾。著。繁。華。夢。一。書。晨。鐘。暮。鼓。爲。喚。醒。癡。迷。計。亦。至。矣。無。如。世。風。愈。趨。而。愈。下。人。心。愈。變。而。愈。漓。如。此。中。人。者。其。鬼。蜮。之。技。倆。真。有。層。出。不。窮。者。瘦。菊。此。書。其。溫。嶠。之。屏。秦。庭。之。鏡。乎。吾。知。此。編。一。出。凡。未。入。此。中。者。知。此。中。爲。一。黑。暗。地。獄。而。不。敢。入。以。受。其。忌。已。入。此。中。者。亦。且。感。且。愧。而。曰。噫。不。足。爲。外。人。道。也。而。翻。然。覺。悟。跳。出。此。中。焉。則。瘦。菊。著。書。之。功。見。矣。



奉題此中人語七絕四章

(錢香如)

此中秘密少人知。寫出生花筆一枝。爲語烏衣諸子弟。早將慧劍斷情絲。
不愧翩翩美少年。偷香竊玉騙金錢。孽緣果是前生註。莫再今生結孽緣。
老婆都說人家好。百計千方釣蚌來。借債愈多還愈快。暗中尊閫便門開。
幽期密約最風流。眉眼傳情暗地勾。色卽是空空。是色溫柔鄉裏猛回頭。
朱君瘦菊此中人。語初編發刊。囑爲題詞足疾未痊。勉填
西江月二闕。工拙所不計也。

丁巳七夕古朱方樗癭武鑫倚聲

此中人語 題詞

二

慣學偷香。韓壽原爲好色登徒。女人面上。用工夫攫取。金錢爲主。最喜修眉。掠鬢。有時傅粉。調朱。損人名節。博歡娛。佛說衆生難度。生就一張白臉。騙來幾個紅顏。有錢揮霍。有花貪。竟把便宜全佔。揭破此中暗幕。掀開個裏機關。漫將饒舌。怪豐干。風月場中。寶鑑。



警世小說 此中人語

瘦菊戲筆

警世

我是黨人。列位休得驚恐。我並不是變幻。不測。好爲搗亂的。俄國虛無黨。也不是假公濟私。爭權奪利的。中國搗亂黨。更不是匿名投信。炸彈嚇詐的。暴黨聚衆挾制。舉動蠻橫的。工黨還不是明火執仗。殺人越貨的。盜黨穿窬。覬探囊取物的。賊黨。列位啊。我乃是全國聞名。萬人側目。喪心病狂。傷天害理的一個拆白黨。

小

說

提起我黨的大名。想列位不免震怒。說出我黨的行爲。恐列位更覺髮指。然而人生在世。誰不想受人恭敬。誰願意被人唾罵。當年桓大夫說什麼大丈夫不能流芳白世。亦當遺臭萬年。雖然我黨中人。萬萬够不上桓大夫的資格也。萬萬不指望達到桓大夫的目的。但講到好善惡惡。人有常情。我也並不是自出娘胎。便生就那種毫無心肝的人。都緣交友不慎。誤交了一班下流社會。常言說得好。近硃者赤。近墨者黑。這八個字。真說得一些不錯。便是我進黨的原因。一生的誤處。咳嗽惡之心人皆有之。我今日對着大衆侃侃而談。自暴罪狀。果真是毫無廉恥了麼。祇因我一身作惡多端。萬死莫贖。證以我歷年身受的諸般磨折。可算得痛苦備嘗。若教好談因果的。開知定必

說我是眼前現報際此衆目所疾衆口所詆上不容於父母下不禮於妻子內不直於親戚外不齒於朋友搶地呼天後悔無及之時不如借瘦菊先生這一枝筆把生平歷史曲曲描寫出來現身說法權當懺悔好教一班誤入迷途的少年大家及時猛醒留些有用的精神去幹那有用的事業休做了我的第二那時我這一部罪惡史就可變作勸世文了

警世小

說

我姓楊名喚祺瑞外間那班朋友人人叫我小楊其實我身子並不矮小狀貌也甚魁梧當時很不願意受他們這小字的徽號後來有一個朋友臂解我聽說小字是老字的對面人老珠黃不值錢叫你小便是說你有價值的意思常言說若要好老做小試想老的人還要做小何況你年紀輕輕的小夥子反要倚老賣老不成我聽見了心上喜歡得了不得從此遂小楊小楊小出名了

這些雖是閒話却是我小楊尊號的來歷不能不先敘一個明白如今再表我的出身也不十分下賤我父親開着一片珠寶店論理兒子不能暴揚父親的過失故我也不便多說總而言之他的爲人作事未免刻薄些兒故此生下我這一個給萬人唾罵的孽子來

我既無兄弟又無姊妹不但獨子單生而且我降世的時候髮垢父親嘴上已留了兩撮鬚子所謂老來得子那一種溺愛嬌養時事情任他做小說的妙筆生花也決決描摹不出還讓我自己講

警 世 小 說

幾件給列位聽聽罷。

在我未出世之先，父親已豫雇了兩個奶娘。據說一個喂我吃奶，一個服侍我的。但我生後還沒滿月，那一個服侍我的奶娘已給我父親攆出去了。因那時正當冷天，他沒把手在熱水內泡煖，就來抱我。母親恐他凍壞了我的嫩皮膚，故而告訴父親。立時三刻叫他捲鋪蓋走路。後來只剩一個奶娘把我喂養成人。近來我很受他些恩惠，故此這位奶娘算得是我的一個絕大恩人。

我目今雖然衣衫襤褸，但小時候却穿的都是綾羅緞疋，連尿布也是用紡綢視絲棉做的。那繡金繡花的緞子襖褲，也不知有多少。及至我十三四歲，還見他們把這些衣服大筐子盛着換糖吃呢。聽說我過歲的時候，父親包聚豐園請一百多桌男席，家中又請了四五十桌女席。一連唱了三天。堂戲上海的好角兒沒一個不到。連汪桂芬也來唱一齣。伍子胥吹簫，不過這些話，我不甚相信。因我家住屋十分狹窄，上上下下祇可擺五六桌酒。若請四五十桌女客，豈不要分十排吃麼？講到要做堂戲，除非把客堂、廂房、廁間、竈屋一齊拆為平地，那纔可以搭一個戲台。不過當時或者借別家房屋請客做戲也未可知。我因年紀太小，記不清楚，故此不敢在諸公面前混說。

我父親最歡喜古董玉器，店中收下好的一齊藏在家內。我在四五歲上，看了老子的樣也很愛。

種東西一見就要而且還有一種古怪脾氣好聽那碎玉的聲音一到手便丟在地下不碎不已我父親見了非但並不見怪反稱讚說好一個乖巧兒子我那時纔得知打碎東西算是乖巧故一遇可碎的東西都要試試我乖巧手段

警世小

到八歲時我父送我到鄰近一個私塾讀書我一進門就哭着不願意再去虧父親想出個意思來說大約因這位先生年紀大了鬚髮太長小孩子見了生怕又換一個年輕俊俏的先生學堂中我雖然沒哭但去了兩天仍不願意再去那時騙也騙不動我捉是我父親萬萬不肯叫人動手我父親又有一個臂解說我資質非凡本來這種膿包飯桶的先生配不上做我師傅橫豎我年紀還小儘好在家再過幾年另拜一個頭等高明的老夫子即使將來做不到狀元那榜眼探花一定可以穩穩到手

說

列位我父這幾句無心話兒如今果然應了我雖然沒做三鼎甲但榜眼就是我吊榜子的一隻色眼探花乃是歷來我一見婦女便躍躍欲試的一種怪脾氣常言知子莫如父今日看來果然是話不虛傳

那時我既不去讀書免不得天天在外頑要沒一天不淘氣生事有時把鄰家的孩子打得頭破血

淋。哭。哭。啼。啼。的。來。告。訴。我。父。母。我。父。母。雖。然。不。敢。來。責。罰。我。却。背。地。裏。頭。商。議。說。我。這。般。時。氣。終。不。是。個。了。局。若。是。打。壞。了。別。家。的。人。果。然。只。消。化。幾。個。養。傷。費。便。可。完。事。萬。一。自。己。被。別。人。打。傷。那。却。如。何。是。好。不。過。我。好。比。一。匹。收。不。住。的。野。馬。若。使。關。住。了。不。放。出。去。有。家。裏。頭。更。一。定。鬧。的。不。得。開。交。故。此。我。母。親。說。不。如。弄。一。個。人。天。天。陪。着。出。去。遊。玩。或。者。可。以。省。些。事。情。

我。父。很。聽。得。了。這。一。句。話。當。時。便。在。店。中。挑。出。一。個。學。生。意。的。姓。戴。叫。做。懷。仁。年。紀。約。有。二。十。左。右。爲。人。很。是。玲。俐。我。父。素。來。頗。賞。識。他。少。年。老。成。就。派。他。做。了。我的。隨。員。天。天。陪。着。我。各。處。游。玩。

我。想。起。三。字。經。上。有。四。句。書。叫。做。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相。遠。我。在。八。九。歲。的。時。候。還。是。個。心。地。純。潔。的。孩。子。雖。然。喜。歡。淘。氣。皆。因。父。母。和。護。所。致。若。能。加。緊。管。束。未。必。不。可。挽。回。怎。奈。他。老。人。家。愛。子。心。切。不。忍。嚴。管。却。派。了。這。少。年。老。成。的。戴。懷。仁。陪。我。游。玩。我。有。生。以。來。除。父。母。外。雖。然。有。幾。個。頑。童。相。識。但。都。是。早。起。相。好。晚。上。相。罵。算。不。得。朋。友。此。時。有。了。這。戴。懷。仁。朝。朝。相。伴。言。聽。意。從。自。然。當。他。是。生。平。第。一。個。好。友。咳。列。位。若。使。這。戴。懷。仁。果。如。我。父。所。謂。少。年。老。成。也。未。必。不。可。開。我。身。上。一。線。光。明。無。如。他。表。面。老。成。存。心。奸。詐。見。我。年。幼。可。欺。因。而。將。我。逐。步。誘。入。斜。路。我。後。來。諸。般。惡。跡。都。可。算。得。是。他。一。人。手。造。的。故。我。想。來。想。去。覺。得。這。戴。懷。仁。不。能。算。他。戴。懷。仁。簡。直。是。帶。壞。人。

第 三

世

小

說

那戴懷仁起初還不敢公然帶我到妓院遊玩，祇同我聽聽書看戲，後來積久生厭，居然招聚了一輩狐羣狗黨，娼寮賭窟無所不往，將我有限的資財供他們無厭的揮霍，可憐童子何知，祇圖目前歡樂，那顧將來禍害錢完了，便向父母去要，一到手便都交與懷仁，由他任意使用，看他天天請客，夜夜賭錢，闊得什麼似的，我跟着他奔來奔去，反和擾他白食一般。

然而化了錢未必沒有好處，他那班朋友都是現在有名的拆白黨，不過當時還未發明這三個字的名目，只知他們都是一班小流氓罷了。這班人也知我是個有錢主子，將我小開長小開知的竭力恭維，又把嫖賭二門的經絡盡情指教於我，我那時雖還是個十一二歲的童子，但於嫖賭吃着社會上四大交際色色精通，就使那班白鬚子的老前輩見了我也恐望風莫及呢。

天下惟有不正當的事可暫而不可久，常言冰山易倒，紙老虎易穿，我父爲人素來十分儉吝，給我零用的錢原是有限的，我歷年揮霍都由我母處暗地索來，但母親乃是女流，所有的錢無非私蓄被我這般浪費不免有床頭金盡一日，那時便空拳亦手無法可施，幸虧懷仁替我生出一條主意，說我父店中珠寶很多，都藏在帳房裏，頭別人不能進去，我是他兒子，決不防備，何不去偷幾顆精圓珍珠出來賣幾百塊洋錢，也够幾個月用度，我聽了喜出望外，暗想偷東西雖然犯法，但偷自己

警 世 小 說

父親的決不妨事。他既然生了我這兒子，理該給我暢用。他不肯給我，我自然要自由行動了。有一天我到店內，一直走進父親賬房，父親見了我，手中捻着鬚子，似笑非笑的對我說道：「你近來也頑得够了。今年十二歲，開了年就是十三，也應該上學念書，鎮日的在外頑着，將來日不識了，只能做武工生活，究竟不是事兒。我應着道：果然我本來也頑得厭了，明年要想讀書，我父親聽了，喜得口都合不攏來，連稱果然是好兒子。你愛進那一個學堂呢？我道：我喜歡新法學堂，有體操，有唱歌。我父親道：新法學堂果然很好，外面現有報紙，我給你找一個路近些的學堂，便了。說着走出外去，我見鐵箱開着，四顧無人，順手在鐵箱內抓了個紙包，也不等父親回轉，一溜烟的飛跑。

恰巧有個倒霉的副賬房姓袁，單名一個旺字的袁先生，有事回我父親，走到賬房裏，面見沒有人，在迴身退出，正值我父親回來，兩個人碰了個滿懷。中國人的風俗，夥計見了東家，不免有幾分懼怕。兼之這位袁先生，偶不經意碰了我父親，因此更加戰慄，紅着臉，回了幾句話，匆匆便走。我父親他形色慌張，情有可疑。又見自己兒子已不在賬房內，急忙檢點鐵箱，忽失去了別家託賣的十二顆精圓珍珠，每顆時價在五百兩左右，共值六千銀子，只一急非同小可。即忙差人報了捕房，不一時包打聽到來，向一班夥計逐一盤問。那位袁先生因適纔進過賬房，比別人情虛一層，又被我父親

明他方纔的神色可憐。這袁先生有口難分，竟被包探帶入捕房。後來聽說由保人賠還一半，他自己仍吃了六個月官司。惟有我同懷仁一班人心中明白，那袁旺先生實是冤枉，但當時我們祇圖自己用得爽快，別人吃官司與我們什麼相干呢？

列位，我所偷那個紙包裏頭，雖是十二顆精圓珍珠，價值六千銀子，但我却並不知道。當時交與懷仁託他代賣，次日他給我六百塊錢，說賣了五十塊錢一顆。我不料一個小小紙包，賣到這許多錢，已是喜歡得什麼似的。自然又天天同他們大吃大用，攪在一塊。

光陰似箭，金錢却和箭上的羽針一般，隨着光陰俱去。那六百元竊賊將次用盡，我父也因我狂遊無度，知被那少年老成的戴懷仁帶壞，忙不許我一同出遊，並將戴懷仁辭歇，逐出店去。又送我到一個什麼初等小學堂讀書。

列位，並不是我誇一句大口，我爲人雖然無賴，資質却比衆聰明，兼之天生的好勝，處處不肯甘居人後。進學堂開蒙時已十三歲了，當時見一班比我小四五歲的同學念的書都比我高，因此深自愧悔，發奮攻書。今日居然能識之無都是當初之力。那時候我既一心讀書，毫無他念，身不近狎友，目不接邪色，兼之新法學堂裏頭讀書時，讀書遊戲時遊戲，因此甚是高興，得很不多幾年工夫，居

然高等小學堂畢業出來，又進了個什麼中學堂。咳！列位當時我倘能立定脚跟，一心向上。到此時間，未必不能與諸位同在上流社會中，佔一席位，置無如造化並不弄人，貴賤都由自造。其奈我立志不堅，做了數年的規矩人，後來又不規矩起來，想到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那二句話，真令人感慨不盡。

事有湊巧，那日恰逢禮拜，我因獨自一個想往城隍廟得意樓喝碗茶去，不意走在九曲橋上，忽背後有人高叫小楊到那裏去。若有此時，我早已沒口的答應了。不過當日我還不會知道這小楊就算叫的是我，只顧向前走着。那人見我不應，趕上前將我一把抓住，道：小楊幾年不見，你難道連朋友都不認得了麼？我迴頭一看，宛如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一般不由的喜出望外。此人是誰，便是我生平第一個好友戴懷仁。

祇見那戴懷仁大非昔比，身穿蜜色摹本緞銀鼠皮袍，月白色花緞銀鼠出鋒的一字襟，嵌肩四週鑲着一寸餘的黃錦，滾邊足穿綠皮梁女緞薄底靴，頭戴尖頂緞帽，正面一塊紅氍毹白面朱唇，襯着滿頭長劉海一條鬆三股辮子，好似北京的王子、天津的像姑一般。看官們休提漏洞，須知那時還在滿清時代，列位只消把這副裝束閉目一想，便可明白。應隔多少年代做書的實事求是，本

便把一個民國裝束的人物送到前清時代去混用呢。

當時我見了懷仁。慌與他拉下道。懷仁兄。久違了。你一向在那裏。想必得意的了不得。你這身上。副打扮。真好體面。他聽說笑了一笑道。小楊。幾年不見。不道你學得好。一口攀談。我說你莫小楊長。小楊短罷。我已長大成。人比不得當初是孩子了。他見我不肯認小。頓時講出一片小道理。便是我適才開卷時。告訴諸位的。幾句話。我聽他說得入情入理。不覺笑了。再問他一向幹何事業。他道。一言難盡。你如此刻沒事。何不與我同到內園去喝茶。我還可以介紹一個人與你相識。我本來要想到得意樓的。祇因懷仁這一個人十分有趣。他要與我介紹的人。諒來一定也是個趣人。當下因一口答應。跟着懷仁便走。

邑廟內園。想必列位都已到過。地方雖然不大。却帶着幾分雅氣。六月夏天。常有一班人在假山上。亭中下棋。遠遠望去。頗有畫圖景緻。不過這時候。正當九月中旬。園中那班遊客。目的已不在琴棋書畫上頭。我隨懷仁叩門進內。見園中大廳上。有許多人泡着茶。因這天是禮拜。故比往常熱鬧。那班人見懷仁裝束新奇。都很注目。我也因他衣裳穿得不倫不類。頗替他慚愧。懷仁却毫不在意。昂然直入。帶着我走上假山。在一座船廳內坐下。